



有一種溫暖叫師恩

張儒學



在我心中，王老師就像一盞路燈，在我人生的每一個十字路口，都是這盞燈照亮我的希望和夢想。

那是在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王老師從縣師範學校畢業後，來到村小學任我們的班主任。那時，我是班上最頑皮的學生，上課時愛講話，下課時常捉弄同學，放學時經常在路上玩，很晚才回家。老師知道後，耐心地給我做思想工作，從沒叫我罰站，更沒當着全班同學批評我，反而還鼓勵我，選我當班長，以激勵我努力學習。這樣一來，真的激發了我努力學習的信心，好像不認真學習，就對不起老師的一片苦心，不努力學習就對不起我這個「班長」。

我家裏經濟困難，大小兄弟四個，我又是老大，父親知道我讀書不用心，學習成績不算好，再怎麼讀也沒多大出息，便不要我讀書了，叫我回家去放牛割草。可我還是想讀書，彷彿覺得讀書能讓我學到更多的知識，還夢想着考上鎮上的初中，縣城裏的高中，省城裏的大學……王老師知道後，多次登門做我父親的思想工作，好說歹說，總算把我父親說通，我才又回到學校繼續讀書。

從那以後，我就發自內心地感激老師，是他給了我又一次來之不易的機會。我開始十分認真上學，更是認真聽王老師講課，彷彿只有認真學習才能報答王老師對我的幫助。凡我家地

裏長出的菜，我總要給他送去；凡我家每年殺年豬時，我總要去把他請來；凡我有啥委屈，總要給他說；凡我有啥值得高興的事，總要告訴老師，讓他與我一起分享……

我高中畢業後沒考上大學，只好去鎮上一家摩托車配件廠打工。可這畢竟不是企業，廠裏的活兒有時多有時也沒活幹。記得正是農曆臘月，接近年關了，我們廠裏又沒活幹了。那天，我在鎮上碰到王老師，他已從村小調到了鎮中心小學，王老師問我：「今天你廠裏沒上班？」我說：「廠裏又沒活幹了，快過年了，家裏還等着我拿工資回去過年呢。可廠裏沒活兒了，哪還有什麼工資呢？」王老師得知這個情況後，便四處幫我聯繫活兒幹。有一天，王老師告訴我說：「縣城的那家剪刀廠要招收臨時幫工，以幫他們突擊一個月，我已聯繫好了，你明天就去那兒上班吧，也好掙點錢回家過年。」

第二天，我就去縣城那家剪刀廠上班，剪刀廠在當時還是效益比較好的廠，廠裏有100多個工人，想要進那廠打工的人很多，一般情況下是進不去的。這次和我一起來剪刀廠做臨時幫工的有十多個人，他們都是一個技校的學生。我在那廠裏幹了一個月後，臨走時廠長把我叫到辦公室去，把600元工資給了我，工資是用信封裝着的，也沒有拿表格讓我簽字。我問道：「廠長，怎麼就只有我一



●王老師就像一盞路燈，照亮我的希望和夢想。 AI繪圖

個人有工資，和我一起來幹活的那些人呢，怎麼沒看見他們也來領工資？」廠長說：「他們都是技校學生，是來廠裏實習的，哪還有工資呢？」後來我才知道，這並不是像王老師所說的那樣，剪刀廠有活兒幹不完，要招臨時幫工來突擊一下，而只是接收技校學生來廠裏實習。而我那工資也是王老師把他自己的錢給廠長，叫廠長以工資之名發給我，以幫助我渡過難關。

後來，我離開了摩配廠，到縣城賣小菜，想有更好的發展。可我第一次挑着一挑從附近鄉下打來的小菜，去到縣城的菜市場，還真有些不好意思，更怕被熟人看見，只好躲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已從鎮中心小學調到縣城小學的王老師，那天早上去學校上課，從菜場路過

時，正好看見了我。他問道：「小張，你沒在那個摩配廠上班了？」我說：「是的，摩配廠效益不是很好，我家孩子正在上學，要學費和生活費，家裏也沒有其他經濟來源，我就來縣城賣小菜，想多掙點錢養家糊口。」王老師笑着說：「你這想法好，在縣城賣小菜也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方向，我相信你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也許是我第一次在縣城賣小菜，也沒像其他賣菜的那樣大聲吆喝，也不會和前來買菜的人講價還價，賣了大半天也只賣了少量的菜。直到下午5點多鐘了，我那兩筐菜還沒賣到一半。正當我心灰意冷時，突然來了一個中年婦女，她看了看我的菜，也問了一下價格，就各種菜都選了一些，菜稱好她付了錢後，我給她用了兩個大袋子才裝完。她一下買了這麼多菜，我筐裏的菜就沒剩多少了。我這下高興起來，堅定了在縣城賣菜的信心。有一次，我在街上碰見了王老師和他老婆，我才知道那天來買我菜的，就是王老師的老婆——我的師母。

如今，我通過在縣城賣小菜而走進了縣城，不但在縣城裏買了房子，而且生活得很好，女兒大學畢業後也考上公務員，在縣城一個單位工作。由此，我在心裏十分感激王老師，每次在我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就像一盞路燈照亮我前行的路，他的那種無私大愛，像陽光一樣給了我希望和夢想。歲月不老，師恩難忘！

我渴望，像粉筆一樣(外一首)

袁偉建

我渴望，像粉筆一樣
用最輕的白
在黑板上寫字
一筆一劃
都是我想說的話

可那些字還在
在每一個清晨
被重新看見
像從未消失過

那時風還順着一個方向吹
我們逆着人群走向山頂
銀杏落在肩頭的聲音
比後來所有的告別都輕

歲月的書籤

多麼簡單的事
一支粉筆愛上一塊黑板
就用自己的一生
在它身上
留下乾淨的痕跡

我在一本舊書的摺頁裏
找到一枚銀杏，薄如蟬翼
它夾在中年與暮年之間
像一扇忘記關上的窗

如今書頁已經發黃
字跡洩成遠山的輪廓
只有這枚薄薄的書籤
還保持着當年的弧度
微微翹起，像在等待
一陣沒有吹完的風

光從葉脈的裂隙中穿過
照見許多年前的那個下午
一個人把整個秋天
輕輕壓在紙頁下面

我用指尖觸碰它的邊緣
彷彿觸到時間的反光
那麼輕，那麼靜
彷彿一切尚未開始
彷彿已經過完了一生

時代詩行

小院遙對掛雲山

劉雲燕



秋日，好友相約赴山中小院小聚。
車子駛離城區，沿着山路盤旋向上，轉過一道狹窄山道，一座別致小院驀然出現在眼前。木製門廊懸着兩隻火紅燈籠，這裏，便是鹿泉掛雲山腳下的山居。

一踏入院門，眼前豁然舒展，恍若闖入一方世外桃源。入口處古樹枝繁葉茂，樹下橫臥一塊青石，長年被遊人摩挲，石面溫潤包漿。奇石形似靜臥金蟾，雙目微鼓，彷彿下一刻便要縱身而起，我們笑着上前，伸手輕輕觸摸。

整座院落滿是田園意趣。近處一池碧水，水葫蘆長勢繁茂，淡紫色小花密密簇簇浮在水面。一側水塘巧用農家陶罐高低錯落，匯成小型疊瀑；游魚自在搖曳，睡蓮悄然綻放，白鵝在水邊悠然踱步。院落就地取用太行山石鋪地，茅草搭建的涼棚可供納涼。四處花草肆意盛放，紫色三角梅、橘紅凌霄，各色細碎小花相映，生機盎然。

院落內側，藤蔓掩映間懸着一架木鞦韆。我坐上去緩緩搖晃，眼前小院的景致也跟着輕輕浮動。一旁便是古老窯洞，冬暖夏涼，木格門外垂着布簾。這時，二樓傳來友人呼喚，邀我登上觀景平台，說那裏視野開闊，山風清涼。

離了鞦韆，拾級登上平台。視野瞬間敞開，群山四面環抱，人如同安臥在青山懷中。放眼望去，遠處山巒形態各異，一座山峰酷似虎頭，威風凜凜；連綿山野靜謐綿長，清爽山風徐徐而來。平台擺着竹椅，靜靜落座，無邊綠意將人溫柔包裹。那一刻，我們默然不語，被曠野擁住的感覺，安寧又動人。張開雙臂，彷彿能攬住一懷青山，風裏裹挾草木清香，細碎蟲鳴，皆是山野天籟。

良久，友人遞來一杯清茶。我們靜坐山間

品茶，院落主人已經忙碌起來，柴火大鍋煨着菜餚，鍋邊貼着棗餅子，淡淡的煙火氣息在空氣裏漫開……友人指着眼前連綿群山說，這清溪繞村的山野，是自己的心頭偏愛。每一次前來，都被自然浸潤，心頭煩憂盡數消散。

我輕聲詢問山名。「掛雲山。」友人緩緩答道。好名字，抬眼望去，雲朵輕盈縈繞山巔，先人以雲名山，滿是詩意。

「你聽過掛雲山六壯士嗎？」我輕輕搖頭。友人慢慢敘起往事：1940年百團大戰期間，主力部隊向北轉移，數千日偽軍緊迫其後。李鴻山帶領民兵搶佔掛雲山，鳴槍誘敵，掩護大部隊突圍。任務完成之時，陣地已被重重圍困，彈藥耗盡，六位勇士毅然縱身躍下懸崖。

我們低聲閒談這段歲月。不多時，主人喚我們用餐，林間鳥鳴此起彼落，山間祥和安寧。

宏大的家國風骨，最終落腳在山野這一方平凡小院。雲起掛雲山，青山無恙，雲舍安然。前人捨身守護山河，期盼的便是這般煙火尋常。安享眼前歲月，守住這片青山人間，便是最深沉的告慰。



●雲起掛雲山，青山無恙，雲舍安然。 網上圖片



亦農

一樹繁花，鳳翥龍翔。一夜秋雨寒涼，便落英繽紛，碎了一地驚夢。清晨世界，清新濕潤，肉眼可見的消瘦。像豐腴的水蜜桃少女，因刻骨銘心相思而露出銷魂的肩胛和鎖骨。又似熱情似火颯颯奔放的女子變得拒人千里般高冷，身姿傲人，另有一種挺拔和餘韻悠長。

當空的太陽收斂起近乎瘋狂的熾烈，翩翩君子樣溫雅和內斂，恰似脫線的風箏，兀自蕩向深邃的太空，把決絕的背影留給世間。曾經肥沃的雲朵，像扯開的紗巾般稀疏而淺薄。遼闊的天空湛藍如洗，穹廬般義無反顧向模糊的地平線傾斜。林立的樓宇和亭台，商量好似的全收斂起來。浮躁張揚的城市終於慢下腳步，開始冷靜反思膨脹的自己。裸着嶙峋足弓啪啪清脆的高跟涼鞋，換成包裹嚴實的厚底鬆糕，輕盈的短裙被質地堅韌密實的長裙替代。那些粉塵撲滿的鋼化玻璃窗該擦了，那些地鐵口或道橋涵洞堆放的防洪沙袋該撤了，那些用來遮陽的啤酒咖啡傘收起來吧。我家曾經瘋蹦跳躍的泰迪已經八歲，忽然像年邁駝背的老者步履蹣跚行動遲緩慨嘆狗生易老……

靜謐料峭的遠山低了，矮了。遠村饅頭樣安閑地敞臥着，一幅置身世外我行我素的睏倦身姿。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春天發芽吐綠，夏季恣肆汪洋，如今卻在路畔瑟瑟，似乎看到不日將至漫捲天涯的枯黃。咆哮氾濫的河水馴服了，如野馬垂下驕傲的頭顱，斜眉耷眼地斂了聲兒，生怕驚醒兩岸的酣夢。

青椒紅了，瓜秧趴窩了，橙紅的石榴在飄零的落葉中昂然站上枝頭。不經意間撲面一陣翅翅的風，忍不住打個寒噤。匆忙來往的人們紛紛換上



●孤狼在草原子子而行。 AI繪圖

長衫夾克，敏感的老人不約而同戴上帽子。二柱子問：「爹，不怕毒蚊子咬嗎？」老爺子提起單薄的褲角，裏面卻已着了厚厚的棉褲：「怕啥哩！」囂張的秋蚊很快斷子絕孫，彷彿自此絕跡一般。

孤狼在無垠的草原子子而行，忽感形單影隻，彷彿置身寂寥曠野，四顧茫然。曾經高朋滿座笑語喧闐，無奈曲終人散，留一桌殘羹冷炙。激昂膨脹的情緒莫名乾癟了，那些生機勃勃的野心像淋透了寒雨萎靡不振。不屬於自己的還是放手吧，順其自然，何樂而不為？

漲溢的湖泊潮退般暴露了床底年輪，野鴨或鴛鴦浮游在暮色沉沉的回憶裏。思緒變得恍惚飄渺，某些人與事漸行漸遠，模糊而不真實。空氣霜打般凝重，悸動涼草的心沉寂下來，需要重新打量這個複雜的世界。比如，夏季被愛情衝暈的頭腦，令人煩躁不安的遠大妄想。不由自主地駐足回想，在那炎陽似火的日子，揮汗如雨的自己究竟交付什麼？辜負虧欠了誰？……不再興師動眾，將鋪張的心事打包，等春暖花開時重新投遞。不求事事順意，換個角度或許就柳暗花明。有勇氣面對黯淡或低谷，學會與倔強的自己和解，才是平淡歲月裏幸福的密鑰。

秋天是一幅灑脫不羈的大寫意，略去繁華錦簇雍容華貴，抹掉所有虛偽浮誇，刪繁就簡。像歷經坎坷的沉思者，曲膝在時間的垛口，深邃的雙眸回顧過往，凝視未來。序幕往往在一曲終了悄然開啟。或許，某個清晨，會看到草地上浮了一層濃濃的霜白，在更蒼茫的遠方，似有千堆雪滾滾雷動。即使萬物蕭條人間蕭瑟的凜冬將至，我們依然躊躇滿志，展望春天！

月光是地球的另一種心跳

黎月香



潮汐漲落時，海面會先安靜一瞬，像大地深深吸了一口氣，再緩緩呼出。科學家說那是月球的引力在拉扯海水，可若站在深夜的海邊，你只覺得整片海洋都在隨着某種節拍起伏。那不是風，也不是地動，是來自三十八萬公里外的一隻手掌，隔着虛空，輕輕按在地球的胸膛上。

人體裏百分之七十是水。滿月之夜，我總忍不住想，那些被引力牽動的潮水，是否也在我血管裏悄悄漲落。小時候奶奶常說，月亮照久了人會犯糊塗。現在想來，她說的或許是另一種潮汐。月亮一圓，人就容易睡不着，容易想起舊事，容易對着窗台發呆。那種無端的情緒起伏，彷彿退潮後留在沙灘上的貝殼，閃閃發亮，不知被什麼力量推到了這裏。

住在城市裏，很久沒見過真正的海了，可月光依然能找到我。它從高樓的縫隙間漏下來，薄薄一層鋪在書桌上，桌上的東西都籠在一層柔光裏。這時候我會起身走到陽台上，看它把對面樓頂的晾衣架鍍成銀白色，把空調外機的影子拉得又細又長。月亮不管人間建了多少水泥森林，照舊圓了就圓，缺了就缺，如同一位上了年紀的琴師，按着幾億年不變的譜子，日復一日奏着同一

支曲子。
那支曲子的節奏，其實刻在每一個地球生命身上。珊瑚每年隨着月相繁衍，招潮蟹在低潮時出洞覓食，連某些海洋貝類的生長紋都記錄着月亮的節奏。我們以為自己在過自己的生活，卻不知脈搏深處，始終有一輪月亮在拍打着。它退得越來越遠了，每年三點八厘米的退卻，恰似一位母親看着孩子長大，笑着後退幾步，好把整個世界讓出來。

可它依然拽着海洋不放，就像母親依然在每個深夜醒來，聽聽隔壁房間有沒有咳嗽聲。人類首次踏足月球的那一步，算是地球把自己的心跳終於按在了月球的胸口上。那些留在月面上的腳印、旗幟、儀器，都不如那一瞬間的動作來得真切。那是一個星球藉着人類的手，碰了碰另一個星球的肩膀，說了句原來你在這裏。

此刻月光正鋪在窗台上，淺淺一層，宛若水銀在玻璃上慢慢攤開。我想起那些古老的潮汐，想起身體裏的水，想起月球每年仍在退遠的三點八厘米。它走得再遠，地球也會在每個黃昏後抬起頭，等它升上來。而心跳，始終應和着它的節奏，不問遠近，不問朝夕。